

[日本]松本清张 著
邓 青 南敬铭 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伴伴儿女郎

[日本]松本清张 著

邓 青 南敬铭 译

伴伴儿女郎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



200188885

据日本光文社1967年第101次版本译出

伴 伴 儿 女 郎

BAN BAN ER NU LANG

〔日〕 松本清张 著

邓 青 南敬铭 译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190千 插页: 2

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3,500册

ISBN 7-204-00266-0/I·38 每册: 1.85元



《伴伴儿女郎》内容简介

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名字在我国读者中不是陌生的。1982年他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，曾来我国访问，回国后热心投身于日中友好事业。

《伴伴儿女郎》原名《零的焦点》，系松本清张的代表作之一。这是从日本人民的角度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板根禎子和鹤原宪一刚刚结束新婚旅行，鹤原宪一突然失踪了。板根禎子为了寻找她的丈夫，引出一连串动人心弦的故事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遭到可耻的失败。当时日本在战争中耗尽人力物力，全国陷入民不聊生的境地。男人们走投无路，女人被推上第一线。一大批妇女为生存，沦落为娼妓，成了驻日美军的伴伴儿。这些人有城市妇女，有来自农村的姑娘，其中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、专长英语的大学生。她们饱受美国兵的蹂躏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在日本经济恢复之后，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走向新生，但她们在精神上受到的创伤是无法愈

合的，每一触及，便流出致命的鲜血。故事中的核心人物便是其中之一。她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女大学生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黑手把她推进地狱，成了驻日美军的伴伴儿，以出卖肉体维持生活。后来她坚决地逃出苦海，走向新生，远嫁到日本北部的金泽市。凭借她的文化知识和卓越的活动才能，她成了当地的妇女名流。为了保住争得不易的幸福生活，她把那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深深地掩藏起来，不仅社会上，就连她的丈夫也不知道。不料有一天，突然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碰上了一名深知她根底的人——旧日她在东京立川当伴伴儿时期相识的警察。这个人的出现，好象乌云一般，给她的幸福生活投下一片可怕的阴影。她时刻觉得这个人的存在会使她的幸福立即化为泡影，一旦那段不光彩的经历暴露出来，她便会失去所有的这一切。这个当过伴伴儿女郎的佐知子在胆战心惊度日如年的日子里，遇到了一个偶然的时机，她利用了也曾当过伴伴儿的农村姑娘的不幸，巧妙地使这个原来在立川当过警察的人“自杀”了。接着又利用那个女人的手造成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案件，那个女人“畏罪自杀”了。最后就连佐知子也不得不葬身海底。

那个旧日的警察本来是同情伴伴儿女郎的，他根本不想破坏走向新生者的幸福，却不幸被人杀害了。他是谁？他就是板根禎子的丈夫鹈原宪一。

杀害鹈原宪一哥哥和仗义勇为者本多良雄的凶手是谁？杀害那个当过伴伴儿的农村妇女的凶手又

是谁？是谁使佐知子走向死路的？当你看完本书的最后一页，合上书本，细心玩味一下，是不难得出结论的。

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，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批判，至今仍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。

目 录

有这么个丈夫·····	1
失踪·····	18
北面的疑点·····	42
社会名流·····	66
海边墓场·····	79
宗太郎的行动·····	100
经历·····	115
被毒死的人·····	132
北陆铁道·····	141
潜逃·····	170
丈夫的意图·····	182
不安宁的雪国·····	203
零的焦点·····	240

有这么个丈夫

1

在秋天，板根楨子经人介绍和鹤原宪一结婚了。

楨子二十六岁，鹤原三十六岁。两个人的年龄倒也般配，不过人们却认为对方这么大年龄才结婚，似乎有些晚了。

“三十六岁还是个单身汉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说道呢？”

提亲的时候，楨子的母亲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。

也许有什么说道吧。谁敢说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，没有接触过女人呢？如果说根本没有接触过女人，那似乎是说谎。反过来说，假若这是真的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却觉得是种缺陷。长期在外面工作，置身于男人世界的楨子是这么想的。实际上，完全不和女人交往的男人，准是有什么被人瞧不起的地方。这种缺陷如果说是固有的，倒不如说很可能是被女人发现了的。这类男人很少有干净的。无论身体方面还是工作方面，总会有不足之处。

楨子认为，对方即便过去和女人有什么来往，那也没关系。当然，如果听到对方在一时期和谁同居过，心里会有些不舒服，但如果已经一刀两断了，那又何必去追究呢！总

之，只要不是藕断丝连，不留后患，也就行了。

楨子再年轻一点，一定不会这么考虑的。如果她未曾经过两三次类似的恋爱的话，也许会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，要求得要严格一些。随着年龄和经验的的增长，于是逐渐把条件放宽了。

楨子在社会上是被列为漂亮的姑娘一伙里的。这一评价，在女友之间仿佛多少含一些恶意，可是男人们却可以举出非常具体的特点来。

奇怪的是，她的恋爱却没有成果。恋爱的时候，总是犹豫不定。也许因为对方缺乏男子汉的气概，也许是她自己没有那种勇气。再一次有人给她提亲的时候，她还是以恋爱的方式开始，重蹈覆辙，于是又吹了。有时不知为什么根本不谈婚事，却又情意缠绵，竟然达到了如漆似胶的程度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提出了鹤原宪一这门亲事。

鹤原宪一是A广告社驻北陆地方事务所主任。媒人是和A广告社有来往的佐伯先生，是楨子亡父的朋友。

媒人介绍说，A社是代办广告业务的，是东京很有名的一家广告社。楨子和她的母亲对广告代办业一无所知。

佐伯先生打开报纸，指着那上面的广告给楨子母女看。

“看，这些广告都快要把报纸给占满了吧？因为办报光靠那么便宜的报费收入是不行的，所以要靠广告收入。报社里有很多的事要做，不能直接和广告主顾打交道，这中间要有一个代办店。这样的店经营的就是广告代办业务。”佐伯先生介绍得很清楚，“在日本最大的广告社是D社，不过这家广告社除了给报纸承揽广告，还破格地给杂志、电台、电视台承揽广告。A社虽然只承揽报纸广告，可是它的业务量要

比D社大两三倍。这家广告社，加上驻在各地的事务所有三百多名职员，在这个行业里是属于第一流的。鵜原君是这家广告社驻北陆方面事务所的主任，是一个前途大有希望的人，为人也很老实。”

鵜原宪一干的是什么职业，大体上算弄明白了。对外行人来说，对什么贩卖电器啦、制造药品啦这些行业虽然不怎么了解，但总能知道个大概。对广告社这类行业却是不了解的。

鵜原的学历是大学肄业。据佐伯先生说，中途退学是因为战争。战争结束之后，又过了两年才从中国回来。回国之后，曾干过两三种工作，六年前进的A广告社。

“在A社只干了六年，就当上了事务所的主任，可见鵜原君的工作是出色的。事务所在金泽。”

媒人夸耀着鵜原。

“那么说，结了婚就得一块儿到金泽去住了？”

母亲问道。

“不，那倒不必，鵜原君目前每隔二十天就回东京一趟。在东京他也有工作要作呢！也就是说在北陆那里有工厂的公司，差不多总公司都在东京，为了交涉工作也总得到这里来。他就是为了和总社联系回东京的，所以说即使他建立了家庭，也得在东京。”

佐伯解释道。

“一个月当中男人出去工作二十几天……不在家的时间还是多啊。”

母亲对这件事很关心。

“不过，听说过些日子就要把鵜原君调回东京来的。他

已经在那里呆了两年了。他去金泽之后，有好几次想把他调回总社来工作。他每次都说等一等再说吧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。”

“那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说是为了作生意，其实北陆那地方是个农村，也不会有什么象样的广告主，没有什么大生意可作的。鹤原君好象愿意呆在那里似的，是不是因为他在那里是独挡一面的，想尽量作出成绩再回来呢？这也是人之常情啊！说实在的，象他那样努力，成绩积少成多，将来会得到提拔的。”说着佐伯先生向在母亲身边听他们谈话的禊子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“鹤原君说过，总社要是再往回调他，他也想趁结婚的机会回东京来。男人经常出差在外这只是暂时的。”

按照老规矩是在歌舞伎院相的亲。矮个子佐伯先生领来的鹤原宪一，是一个大个子，身材很匀称。在禊子的想象中，虽说是三十六岁，因为是独身，应该显得年轻一些，实际上却比禊子想象的要老。也许是因为颧骨稍微有点高的缘故吧？如果不抱任何成见地仔细观察他那浅黑皮肤的容貌，给人的印象是既不在三十六岁以上也不在三十六岁以下。

从外表给人的印象好象不怎么豁达，说是沉着吧，还不如说是庄重。还不止于此，从他的表情来看还时不时地露出爽朗的一面。鹤原宪一给禊子的直感是一个性格复杂不可捉摸的人。

“金泽是一个好地方吧？我一次也没去过呢。”

禊子的母亲一面吃饭一面说道。

“不，是个不怎么样的地方，一年到头总是沉沉闷闷

的，令人不愉快。”

从鹤原说话的口气，好像是表白自己为了工作才强忍着呆在那里似的。他拿着叉子和刀子，望着碟子，紧皱着眉头。那样子仿佛真的带着北陆的气氛，忧郁而阴沉。

祢子答应了这门亲事之后，就辞退了工作。

2

十一月中旬举行了结婚仪式。

鹤原宪一仅仅在婚期那几天，向广告社请了一个星期的假。在T会馆的喜庆宴会上，广告社的主要负责人兼营业部的主任致了贺词。

“……鹤原君年轻有为，在我们社里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。这么说，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是一般的客套话。不，并不是什么客套。我作为鹤原君的上司，一个上司当诸位面前讲了这些话，就象向大家作了保证一样，保证鹤原君一定要提升薪金的，请夫人放心好了。”说着他向来宾们微微一笑，

“今晚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新娘。请不要见怪，新娘的聪明才智和美貌，使我惊叹不已。如今已经三十六岁了，所有的诱惑……是否有过，我还不清楚。可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到今天呢？我似乎明白了。好象大家都知道的那样，我们广告社主要的业务是劝广告主给我们稿子，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。鹤原君为了得到这么漂亮的夫人，一直坚持独身耐心地等待到现在，这也是他受了我们广告社的这种事业精神的影响，我暗自为他的成功而自负。”

宾朋们含笑地听着，同时也传到了低着头的祢子耳里。

起初她以为这只是一般老一套的祝辞，并没有在意，直到后来才省悟到这番话是别有含义的。

鹈原宪一的父母已故，可怜的只有兄嫂二人，住在青山。哥哥的长相和他不同，是一个圆胖子，在一家商业公司里当科长，爱喝酒，赤红脸。他的妻子——也就是成了楨子嫂子的那个女人，长得很瘦，吊眼梢，颧骨挺高，从这一点来说，好象和鹈原宪一是姐弟俩儿。

鹈原宪一一直住在兄嫂家里，为了和楨子结婚才在涩谷的新公寓租了一套房间。公寓座落在高岗上，只要站在窗前，东京市街象大海一般尽收眼底，在灯火辉煌的夜里更加美丽了。

从订亲到结婚这中间的时间不长，楨子和鹈原宪一还没有一起出去过。楨子本想找机会邀请对方一次，但每次都遇上鹈原去了金泽，不在东京。楨子已经不象以前那样憧憬婚前的交往，所以对鹈原也没有抱什么希望，只想在相亲的时候，互相见一面。

这倒不是因为特别爱慕对方，和那种感情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。首先，楨子对鹈原宪一还很不了解，只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工作，和哥嫂住在一起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。但仅凭这些概念就以为已经了解鹈原宪一了，不单单是对鹈原，而是对作为结婚的对象，为什么了解得如此模糊，竟然出乎意料地就结合到一起了呢？楨子是这样想的：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对对方的未知部分感到恐惧和困惑，一旦结婚之后，那未知部分逐渐弄清了，恐惧也就消除了，困惑也就变成平常的东西了。

楨子想在新婚旅行的时候去北陆，这样也许会了解到她

对鹤原宪一还未了解的一部分。因为鹤原宪一在那里工作，她就想到那亲眼看一看。想象中的那以阴霾的天空、凶猛的狂涛闻名的北方的海，隐现在她的头脑里。

媒人佐伯先生传回来的信儿，却恰恰相反，鹤原宪一希望最好还是去热海、箱根，或再远一些的关西一带。

“他说，他不愿意去北陆。也许是看够那地方了。他说，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，还是到繁华一些的地方去才好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楨子暗自思忖，一说要去他那里看看，他就忧郁得象北国阴云似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楨子不同意去箱根或是关西，所以只好选择从信州绕木曾到名古屋再返回东京这个方案。那时正是秋枫红叶的季节。

尽管发生过小小的争执，还是在结婚仪式之后，立即按计划从新宿站出发，坐上软席车开始了新婚旅行。

到了甲府，已是夜深了。有预约下的旅馆老板提着灯笼前来接站。

老板叫过等在那里的汽车，请他们上去，从外面关上车门，然后鞠躬施礼。从见到这个老板的时候起楨子就觉得自己仿佛被推向了人生的歧途。

旅馆在汤村，如果在白天可以从院子里看到富士山的正面。庭院很宽，因为是黑天，只能看到近处的草坪和庭石。

进了房间，当女服务员出去后，在火车上一直装作严肃稳重象个大人物的鹤原宪一，马上搂住楨子的脖子吻起来，他那青春的欲火突然爆发了。

“女服务员马上会来的。”

楨子用力摆脱了鹤原那不肯放松的嘴唇，说道。女服务

员果然来了，鹤原强压着喘息的粗气向套廊①的沙发那里走去。

当通知他们去洗澡的时候，祢子主张两个人分开去洗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鹤原假装吃惊似地问道。

“就这一次，怎么样？”

祢子好象怕被站在门后的服务员听到似地小声说道。如果说她的眼睛漂亮，那么她的特点好象是总爱从上往下看似的。

旅馆的大厅在深夜里还播放着唱片。祢子请不太感兴趣的鹤原陪着她来到大厅。那里有几对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男女正跳着快步舞，这些人好象是什么公司的集体旅客。

祢子靠着墙站着看了一会儿，向鹤原微笑着说道：

“跳一会儿好吗？”

鹤原跳得比预料的好得多。祢子跟着乐曲的变化和他跳着，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

祢子第一次流出了欢乐的泪。

早晨，一吃过饭，就乘车到了升仙峡。观赏红叶的人熙熙攘攘，狭窄的路上车辆拥挤不堪。

鹤原宪一和昨天一样，一点变化也没有。沉静的表情和他那三十六岁的年龄极其相称，作派还是那么稳重，这些都没有变。那么祢子呢？鹤原宪一却了解了直到昨天还不属于他的那一部分。未知的一角一夜之间便崩溃了。这一点对祢子

①套廊：日本房屋里的走廊。

来说也许是相同的。只凭这一点，就自以为了解了对方的大部分，这种危险，恐怕男人要比女人更大。一般男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放心的精神，就是凭证。

对祯子，鹤原宪一也表现出放心的样子。是不是因为他确认了祯子是一个处女而放心了呢？从他那种神情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丈夫的权义正在逐渐扩大。表面上和昨天的鹤原没有两样，可是在他那稳重中却增加了一种作丈夫的自豪感。

“第一次来升仙峡吗？”

鹤原一面欣赏着伸展到溪流上面的红叶，一面爱抚地向祯子问道。

“嗯。”

祯子点了点头。

“是吗？那就好了。”

丈夫好象很满意，微笑地点着头。

这种象对待小孩一般的说话方式，如果放在过去，祯子一定反感，现在——不，现在虽说也觉得反感，但却控制着自己，容忍了丈夫那象孩子般的傲慢。在不知不觉中祯子已把自己摆到了作妻子的位置上。如果说这种思想含有趋向某种迁就的意味，那么，这对新婚夫妇在感情上已经开始了相互适应。

午后从甲府出发。八岳山长长的山麓在右侧车窗外面缓缓向后移动着。鹤原宪一倚着车窗向外面眺望着，眼前一片枯黄，树木已经落叶了。从侧面看，鹤原那颧骨更加突出了，眼角上堆着细细的鱼尾纹，好象非常疲乏似的。是啊，已经是三十六岁的人了。